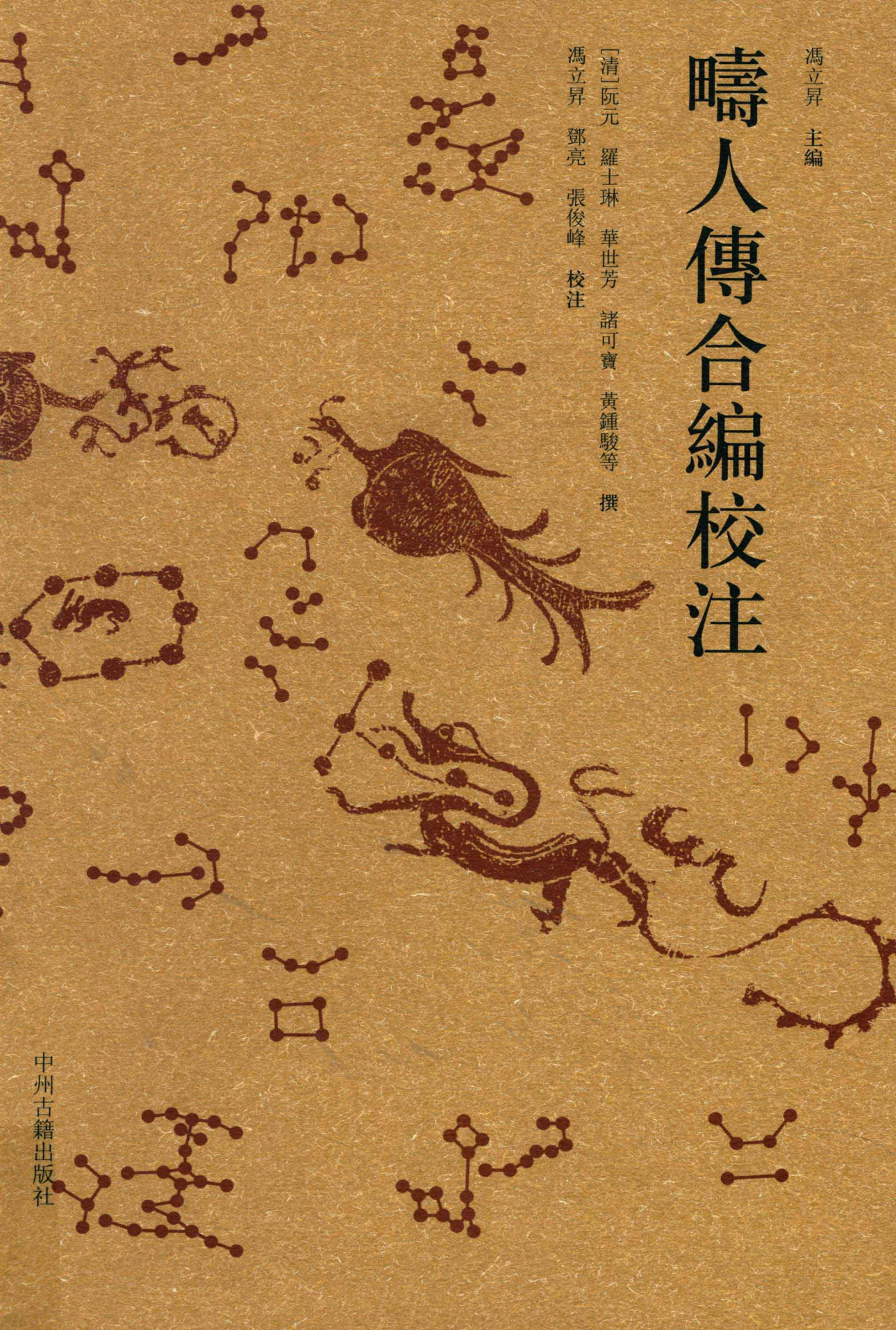


馮立昇 主編

疇人傳合編校注

〔清〕阮元 羅士琳 華世芳 諸可寶 黃鍾駿等 撰
馮立昇 鄧亮 張俊峰 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馮立昇 主編

疇人傳合編校注

〔清〕阮元 羅士琳 華世芳 諸可寶 黃鍾駿等 撰
馮立昇 鄧亮 張俊峰 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疇人傳合編校注 / (清) 阮元等撰; 馮立昇, 鄧亮,
張俊峰校注. — 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348 - 3806 - 4

I. ①疇… II. ①阮… ②馮… ③鄧… ④張… III.
①自然科學 - 科學家 - 列傳 - 中國 - 古代 IV. ①K82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42951 號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鄭州市經五路 66 號 郵政編碼: 450002)

發行單位: 新華書店

承印單位: 山東齊魯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張:** 51.25

字數: 10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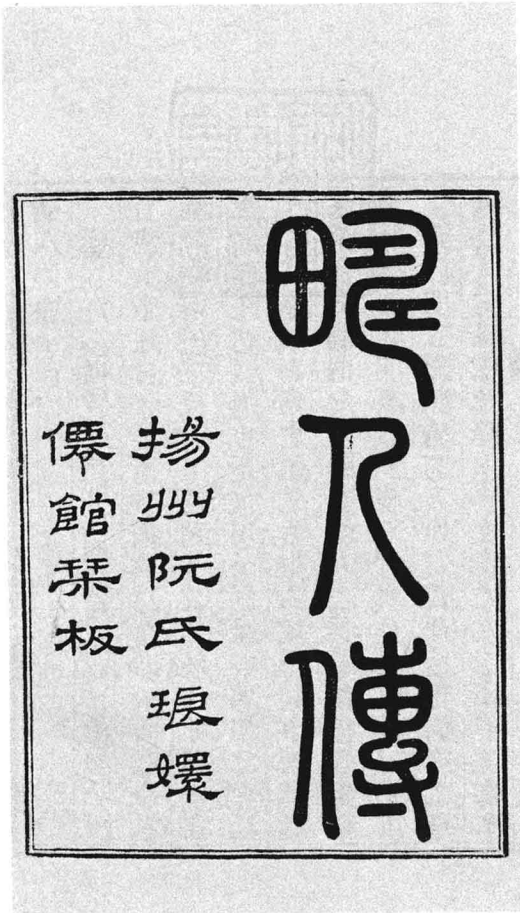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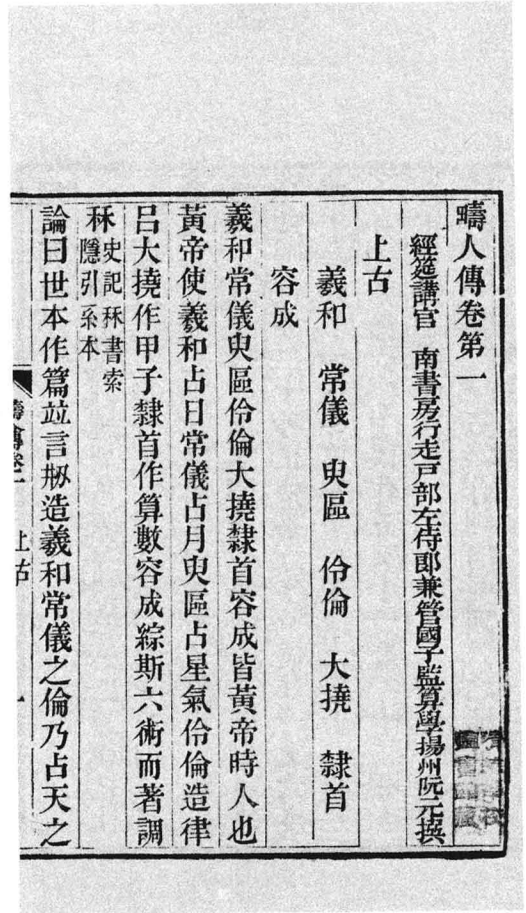
定價: 180.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由承印廠負責調換。

2011年度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項目
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資助項目



圖版一：四十六卷本《疇人傳》書名頁（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圖版二：四十六卷本《疇人傳》卷一首頁（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疇人傳序

經筵講官 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學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昔者黃帝迎日推策而步術興焉自時厥後堯命羲
和舜命璿璣三代迭王正朔遞改蓋效法乾象布宣
聖道也是故周公制禮設馮相之官孔
子作春秋譏司術之過先古聖人咸重其事兩漢通
典籍類皆甄明象數洞曉天官或作法以敘三光或
立論以明五紀數術窮天地制作俾造化儒者之學
斯為大矣世風遞降末學支離九九之術俗儒鄙不

續疇人傳序

向疑八線表及八線對數表字數在一二百萬已上
且盡數目之字非有文義可尋而字體微芒細碎叢
密保無寫刻之譌緣從屢求句股所成無由讐校近
見羅氏茗香以乾隆間明氏捷法校得八線對數表
一度十三分二十秒正切第五字。誤作一又六度
四十一分十秒正切第五字。誤作六又十二度五
十分正弦第六字七誤作五又十六度三十二分十
秒正切第七字九誤作。又四十二度三十二分四
十秒正切第九字五誤作四可見西人之所能者今

圖版四：“文選樓叢書”五十二卷本《疇人傳》阮元序首頁（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圖版三：“文選樓叢書”五十二卷本《疇人傳》阮元續編序首頁（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籌人傳補遺

儀徵阮元

元

宋世傑字漢卿號松庭寓居燕山不知何許人著四元玉鑑三卷總二十四門凡二百八十八問卷首曰假令細草四問上卷曰直段求源一十八問曰混積問元一十八問曰端匹互隱九問曰廩粟迴求六問曰商功修築七問曰和分索隱一十三問中卷曰如意混和二問曰方圓交錯九問曰三率究圓一十四問曰明積演段二十問曰句股測望八問曰算圖象一十二問曰菱草形段七問曰箭積交參七問曰

四元玉鑑卷之二 籌人傳 一

補疇人傳

宋

楊輝

楊輝字謙光錢塘人著算法六卷其目曰田畝比類乘除捷法上曰田畝比類乘除捷法下曰算法通變本末曰乘除通變算實曰法算取用本末曰續古摘奇算法其田畝比類乘除捷法自序曰為田畝算法者蓋萬物之體變段終歸於田勢諸題用術變折皆歸於乘除中山劉先生作議古根源序曰入則諸門出則直田蓋此義也譔成直田演段百問信知田體變化無窮引用帶從開方正負損益之法前古之所未聞也作術愈遠罔究本源非揆蹟索隱而

補疇人傳

宜稼堂叢書

圖版五：“宜稼堂叢書”《補疇人傳》首頁（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圖版六：何元錫刻本《四元玉鑑》朱世傑傳（李迪先生舊藏，郭世榮先生見贈）



圖版七：常惺齋本《疇人傳》書名頁（光緒八年，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圖版八：常惺齋本《疇人傳》阮元像（光緒八年，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導 言

一、《疇人傳》及各續編概述

《疇人傳》是我國第一部有關歷代天文學家、數學家及其學術貢獻的傳記體專著。此書序言中說明其宗旨是爲了“綜算氏之大名，紀步天之正軌”，即以人物爲綱紀，內容涵蓋歷代天文、數學家的學術活動、數學成果和數學思想，因此也可視爲我國最早的數學史與天文學史的通史性著作。《疇人傳》由乾嘉名儒阮元(1764—1849)主持編撰，而實際承擔具體撰述工作的是數學家李銳(1769—1817)，阮元門生周治平也受命參加了校錄工作。

阮元，字伯元，號雲臺、芸臺、雷塘庵主，晚號頤性老人，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次年散館獲任編修。後歷任少詹事、南書房行走、詹事。乾隆五十八年(1793)出任山東學政，六十年(1795)改任浙江學政。至嘉慶三年(1798)解學政任回京，出任戶部左侍郎、經筵講官、會試總裁等職位。次年署理浙江巡撫，嘉慶五年(1800)實授。嘉慶十年(1805)丁憂。服除後，重任戶部右侍郎、浙江巡撫，因薦人不當降職，又歷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提調、文穎館提調(1810)、禮部侍郎、工部右侍郎(1812)、漕運總督(1812)等職，直至河南、江西巡撫，湖廣、兩廣、雲貴總督，晚年拜體仁閣大學士。道光十八年(1838)致仕，返回揚州定居。道光二十九年(1849)卒，謚文達。阮元一生大力提倡樸學，熱心培養人才，浙江巡撫任上在杭州成立詒經精舍(1801)，督兩廣時建立學海堂書院(1820)。阮元雖爲《疇人傳》的主編，但因其公務繁忙，無暇顧及編寫細務，而是主要承擔了撰寫序言、確立宗旨、編定凡例、籌措經費和組織審訂的工作。

李銳，字尚之，號四香，江蘇元和(今蘇州)人。曾師從錢大昕學習天文曆算，對古代曆法考證、方程論等方面有較深入研究，有《李氏算學遺書》存世。至於李銳參與《疇人傳》編撰一事，阮元《疇人傳·凡例》中已明確指出，《疇人傳續編》李銳傳也有提及，稱“嘉慶初，內閣阮學士元提學浙江，常延銳至杭，問以天算。因欲撰《疇人傳》，開列古今中

西人數，及應采史傳天算各書，屬銳編纂，商加論定。及撫浙，又令門生天台周治平相助，編寫諸書及西法諸書，成《疇人傳》卷四十六卷，久刊行世。”^①由此可知，《疇人傳》的編撰始於阮元在浙江學政任上，及至再次出任浙江巡撫時尚未完成，又令門生周治平輔助。周治平，字起峰，浙江臨海人。對於成書年代，儘管阮元在《疇人傳·凡例》中稱成書於嘉慶四年（1799年），但根據傅祚華的研究，其實際成書年代應稍晚至1810年。^②

《疇人傳》共收入275位清嘉慶以前的中國天算學家，又附錄41位西方科技人物，其中24位為西方18世紀以前的天算學家，另外17位為在傳播西方天文曆算科學方面有貢獻的傳教士。由於每一傳主的正傳之後均附錄了所徵引的書籍，由此可以得知其編輯所據書目，明代以前諸人主要取自正史本傳、律曆志、天文志，以及諸如《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新儀象法要》等天算著作；清代部分的内容則主要根據傳主的天算著作；而西洋附則主要據《新法算書》、《數理精蘊》、《曆象考成》及其《後編》等官修著作，以及《幾何原本》、《乾坤體義》、《奇器圖說》等譯著。其編輯體例為傳論結合。

阮元在編輯《疇人傳》時尤其注重對科學性的追求，這是其難能可貴之處。正如其《凡例》中明確指出：“步算、占候，自古別為兩家……是編著錄，專取步算一家，其以妖星暈珥、雲氣虹霓、占驗吉凶及太一壬遁、卦氣風角之流，涉於內學者，一概不收。”而對於同一傳主既有曆算貢獻，也有術數占卜之類，如“《新唐書》載李淳風逆知武氏之亂，《宋史》載劉義叟預知遼主之亡”，為了“體例更為統一”，也只收錄傳主與科學有關的部分，而刪除其他有涉迷信的部分。這一宗旨在《疇人傳續編》和《疇人傳三編》中得到較好遵從。

同時，《疇人傳》另一個較突出的編輯思想，即是對西學中源說的提倡。阮元在《凡例》中明確指出：“西法實竊取於中國，前人論之已詳。地圓之說，本乎曾子；九重之論，見於《楚辭》。凡彼所謂至精極妙者，皆如借根方之本為東來法，特譌譯算書時不肖質言之耳。近來工算之士，每據今人之密而追咎古人，見西術之精而薄視中法，不亦異乎！是編罔羅今古，善善從長，融會中西，歸於一是。”雖然《疇人傳》對西方天文學、算學的成就也有一些中肯描述，然而更多地體現出較強烈的揚中抑西之傾向。當然，《疇人傳》編撰之時，正值乾嘉時期“西學中源”說盛行之日，加之此前在梅文鼎等學者的努力下，宋元數學的成就得以重新發現，因此《疇人傳》在其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這些論點亦無可厚非，但以今日之視角檢視，則不免有所遺憾。同樣，受《疇人傳》影響，各續編在編撰思想上也有類似表述，其中《續疇人傳》持有較堅定的西學中源說觀點，《疇人傳三編》和《疇人傳四編》中雖然西學中源說的論點占據多數，但編輯者對於西方科學的態度已有些許改變，在

① 疇人傳·卷五十·李銳傳。

② 傅祚華，《疇人傳》研究，梅榮照主編，明清數學史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219—260。

某些評論中不再拘泥于西學中源說，而傾向于“中學西學，心同理同”。

繼《疇人傳》之後，阮元的門生羅士琳（1789—1853）又於道光二十年（1840）編輯了《疇人傳續編》。羅士琳，字次璆，號茗香，安徽歙縣人。因長期居住揚州，自稱江蘇甘泉人。少時，其舅秦恩復為其延請數學家汪萊為師，因受汪萊影響，專力步算。後“以監生循例貢太學，嘗考取天文生”，因當時阮元掌國子監算學，並且後來曾入阮元在杭州創設的詁經精舍學習，故此也稱為阮元門生。他與當時著名的算學家焦循、李銳等都有交往。其最重要的數學成就在於對四元術的闡釋，其代表作為《觀我生室匯稿》十二種，包括《四元玉鑿細草》、《四元釋例》、《演元九式》等。

《疇人傳續編》包括“補遺”和“國朝續補”兩部分，所收錄的全部是中國學者，未涉及西洋人物。其中“補遺”增補了《疇人傳》編成之後重新發現的8位宋元數學家及其著述，並收錄了明安圖、陳際新、孔廣森、陳懋齡等9位嘉慶前的中國天文算學家，“國朝續補”四卷則是收錄嘉慶至道光間的27位中國天文算學家，如錢大昕、焦循、汪萊、李銳、董祐誠、張敦仁等。《續疇人傳》的文獻來源，補遺的宋元時期諸人以《楊輝算法》、《四元玉鑿》、《算學啓蒙》等重新發現的宋元著作為據，清代補遺則與《正編》相似，主要依據傳主的著作或他人著述。此外，在《續疇人傳》中出現為生人立傳之現象，如卷五十二張作楠（1772—1850）、劉衡（1776—1841）去世時間均晚於道光二十年。

自道光以後，又有一些傑出的中國算學家相繼去世，比如羅士琳、徐有壬、項名達、李善蘭等。同時在鴉片戰爭之後，自1853年偉烈亞力編譯《數學啟蒙》始，來華傳教士和江南製造局翻譯出版了多種有關天文算學的著作，比如《談天》、《代數學》、《重學》、《代微積拾級》、《微積溯源》等，對西方天文數學上的新成果作了一定程度的介紹，其中也必然涉及相關的科學家。因此在《續疇人傳》之後，又相繼出現了三種專門的科學家傳記著作，即華世芳《近代疇人著述記》，諸可寶《疇人傳三編》和黃鍾駿《疇人傳四編》。

華世芳（1854—1905），字海琪，號若溪，江蘇金匱（今無錫）人。其兄華蘅芳，是清末著名的數學家。華世芳少時即喜讀家中所藏算書，25歲時為華蘅芳與傅蘭雅合譯的《代數難題解》作校核。光緒二十年（1894）任湖北武昌自強學堂數學教習，光緒二十二年（1896）主講常州龍城書院和江陰南菁書院，光緒三十一年（1905）任上海南洋公學總教習，旋又任北京商部高等實業學堂教員。因積勞成疾，病逝於學舍，數學遺著有《勾股三角》等。《近代疇人著述記》撰寫於光緒十年（1884），附載于華蘅芳《學算筆談》，收錄天算學家28人，附見5人，共33人，起自阮元，終至曾紀鴻。此篇行文並未遵循仿照正續編傳論結合舊例，而是直敘各人與天算有關的學術著作，較少涉及內容摘錄與評論。是篇所收錄諸人，諸可寶編輯《疇人傳三編》時分別立傳，并作了一定增補。

諸可寶（1845—1903），字遲菊，號璞齋，浙江錢塘（今屬杭州）人。其《疇人傳三編》編輯于光緒十二年（1886），時去《續疇人傳》編輯出版已過四十餘年。此書收錄整理了清

初尤其是道光以後的中國天文算學者，並介紹了一些西方天文算學家。就具體內容而言，七卷中的前兩卷補錄清初至道光間天算學者 52 人，第三卷至第六卷分別收錄道光至光緒初的中國天算學者 58 人，卷七為西洋附，收錄了 15 位西方天算學者。《疇人傳三編》中清代天算學者傳記的文獻來源主要是算學著作、個人文集，也較重視對地方志文獻的挖掘，同時因編者家世及學術交遊之故，而對某些人物生平事蹟有較豐富的記載；西洋附則主要取自譯著之序跋。在編輯體例上，《三編》首開女性入傳之例，這也為《疇人傳四編》沿用。生人立傳現象在《疇人傳三編》西洋附中也有出現。

黃鍾駿父子編輯的《疇人傳四編》成書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共收錄了 283 位中國學者，157 位外國天文學家和數學家，是各編中收錄人物最多的。《疇人傳四編》的文獻來源中，中國古代天算家部分徵引廣泛，包含正史、諸子學說、天算著作、個人文集、地方志等各類文獻，但選取時不免寬泛，如正史中方技傳、釋老傳、隱逸傳、儒林傳、藝術傳等《正編》不採者，只要與天算稍有涉及者皆採入《四編》；西洋附部分則主要引用《西學原始考》、《西國天學源流》、《談天》三書，同時參以《代微積拾級》、《西學略述》、《近事彙編》等譯著。《疇人傳四編》在編輯體例上同樣延續前三編的慣例，採用傳文、文獻出處、評論這一描述方式。

從總體上說，《疇人傳四編》的編輯較粗糙，謄錄過程中亦新增許多錯誤。比如傳主人名錯誤，卷四所錄郭欽說，實則為鄭欽說，傳見《新唐書》卷二百。又如書名錯誤，例如《都利聿斯經》誤為《都聿列斯經》。又如傳記編纂輯錄錯誤，如賀道養傳，《四編》所載其事蹟為：“賀道養，會稽山陰人。瑒之伯祖也。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又官太學博士。”而《南史·賀瑒傳》為：“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祖道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瑒少聰敏……舉明經，後為太學博士。”對比原文可知，《四編》實際上將賀道力、賀瑒等人的事蹟全都放在了賀道養一人身上。此外，《四編》的編輯缺點尚體現在如下一些方面：在傳主選取上並未嚴格遵循《疇人傳》的標準，不少傳記後所附的文獻來源出現訛誤或不全，考訂不力致某些西洋人物一人而有數傳，生人立傳現象也屢有出現，而且徵引過濫，採摘偽書或逸書中傳聞者甚多等。儘管有諸多不完善之處，但因收錄人物眾多，其中也包含不少可取之增補，如張思訓、丁巨、陳澧等傳，因此它依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自《疇人傳》及各續編出版以來，陸續有類似的論著出現，比如赤松《道咸以來疇人合贊》(載《國粹學報》，1907 年，第 3 卷第 27 期)，對阮元、李兆洛、羅士琳、鄒伯奇、李善蘭等 14 位中國數學家的貢獻予以表彰；趙爾巽《清史稿》(1928 年刊印)卷 506—507 為疇人傳，正傳 28 人，附見 20 人，除華蘅芳、華世芳二人外，其餘各傳的內容基本節錄自《疇人傳》正續編和《三編》對應傳記，但無傳後評論部分；閔爾昌輯錄之《碑傳集補》(1932 年

刊行)卷四十二、四十三爲疇人傳,共收 21 篇傳記,9 篇取自諸可寶《疇人傳三編》,陳瑒傳也在《三編》中附見於馮桂芬傳(但《三編》中爲陳暘),其餘 11 篇爲新增,另有徐壽傳 4 篇、趙元益傳 2 篇,因此正傳實爲 17 人,附見 12 人,其中新增之吳非木、梁南溟、徐壽、華蘅芳、華世芳、趙元益、鄒代鈞、方克猷等傳頗具史料價值;錢寶琮《浙江疇人著述記》(原載《國風月刊》1936 年第 9、10 期合刊,復刊於《文瀾學報》1937 年第 3 卷第 1 期),搜羅整理了浙江區域的歷代天算學者的學術成果,但所涉及人物多已收入《疇人傳》各編;此外尚有嚴敦傑《蜀中疇人傳》(載《真理雜誌》1944 年第 1 卷第 1 期)、李承祚《續蜀中疇人傳》(載《新蜀報》(渝版)1945 年蜀雅 20、21 期)、孫延釗《浙江疇人別記》(作於 1935 年,《浙江省通志館館刊》1945 年第 1 卷第 1 至第 4 期)等,與錢寶琮文類似,各以地域爲限。

二、《疇人傳》及各續編研究概況

對於《疇人傳》及其續編,學界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比如李儼在研究數學史之始,即認識到《疇人傳》“未具系統”、“略具其雛形,可爲史之一部,而不足以概全體”、“類皆統括曆算名人”^①,並臚列了《疇人傳》及各續編中中國古代曆算學者傳記的徵引書目,指出《疇人傳》及各續編不足之處,如“於各家的生死年月和著作年代,都未深考;往往序文凡例連篇記入,而製作此序文的年月,反漏列不記。即各書精華,學派流傳,和社會的背景,亦全沒有顧到”^②,進而根據各家研究成果重新整理了一份清代疇人表。傅祚華對阮元主持編寫的《疇人傳》編輯者、編撰背景與年代、內容、思想傾向、版本、影響等方面作了較爲深入的研究,其中對《續疇人傳》、《疇人傳三編》與《疇人傳四編》等續作也有少許介紹。臺灣學者王萍曾對《疇人傳》進行過研究,並討論了阮元的“西學中源”思想。^③臺灣學者洪萬生與歐秀娟對《疇人傳三編》作了專題研究,主要着眼于中國學者,從晚清數學社群角度考察此書所涉及的傳主,刻畫了晚清算學與社會之關係,總結出晚清數學的制度化、專業化是導致中國傳統算學過渡到現代的主要因素。^④他如郭明道^⑤、韓文寧^⑥、彭

① 李儼. 中國算學史餘錄. 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卷 10:1—3. [原載《科學》,1917,3(2):238—241;又轉載於《東方雜誌》,1917,14(11):137—175.]

② 李儼. 中算史的工作. 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卷 8:459—481. [原載《科學》,1928,13(6);《中算史論叢》第五集,1955 年]

③ 王萍. 阮元與《疇人傳》.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4(4:下).

④ 洪萬生,歐秀娟. 諸可寶與《疇人傳三編》. 劉鈍,韓琦等編. 科史薪傳.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165—178.

⑤ 郭明道. 試論《疇人傳》. 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3):99—101.

⑥ 韓文寧. 我國科學家傳記的開山之作——阮元與《疇人傳》. 圖書與情報,2000(1):69—71.

林^①、李瑤^②、葉贊^③、沈偉^④、張立^⑤等人也從編輯思想、文化衝突、版本、影響等方面作了一定的考察。當然，在眾多有關阮元的研究論著中也有或多或少涉及《疇人傳》，在此不一一列舉。

同樣，外國學者也對《疇人傳》很早就給予了關注，早期的一些西方學者懷疑中國數學和天文學的獨創性，對《疇人傳》的觀點提出了質疑。比如艾約瑟(Joseph Edkins)認為中國的數學和天文學源自西亞，不認可中國獨立產生天文學和數學的看法，而阮元在《疇人傳》中將所有數學和天文學知識按其時代進行編排，使得中國的天文學和數學知識體系更加清晰，強化了數學和天文學在中國獨立產生和發展的觀點。^⑥ 比利時傳教士赫師慎(Pere Louis van Hee)撰文介紹了《疇人傳》組成、各篇續作的情況，但認為《疇人傳》所收的中國古代天文曆算知識不斷接受外來文化影響，是沒有原創性理論的學術，同時批判了阮元西學中源論所反映出的文化優越感。由於赫氏對中國數學的認識帶有強烈的文化偏見，加之其中國古典文獻水準有限，其論文中不僅對《疇人傳》內容的解讀存在不少錯誤，而且對中國數學的看法也多為沒有根據的謬論。如《隋書·律曆志》記載了祖氏的密率 $355/113$ ，阮元在《疇人傳》中也引用了這一文獻。赫氏則認為：“梅修斯於1585年求得這個值，而通過耶穌會士梅修斯也為中國人所知。難道就沒有可能，一些抄寫者受愛國心之驅使，在這些早期著作的後來版本中插入這樣的說法？”他進而聲稱：“我個人堅信，將來的研究必會證明：後人篡改了一些段落，增加了另一些段落。”^⑦ 日本學者三上義夫(Yoshio Mikami)為了糾正赫氏的錯誤和反駁赫氏說法，撰寫了《疇人傳論一併せてVan Hee氏の所説を評す》^⑧。該文對《疇人傳》及其續編進行了更為系統、深入的研究，闡明了《疇人傳》及其續編的重要價值和不足之處。此外，他不僅指出了赫氏在文獻理解方面的錯誤，而且對赫氏有關中國數學外來的種種錯誤說法，作了批駁。該文是三上中國數學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也是20世紀90年代以前有關《疇人傳》及其續編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該文一些重要論點很快又被三上寫成英文，發表在Isis雜誌上。^⑨ 20世紀80

① 彭林. 從《疇人傳》看中西文化衝突中的阮元. 學術月刊, 1998(5): 81—85.

② 李瑤. 從《疇人傳》的編輯思想看它的科學價值和局限. 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1(12): 84—90.

③ 葉贊. 《疇人傳》新探. 復旦大學碩士論文, 2008. 葉贊和沈偉之碩士論文均對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做有較細緻的鉤沉。

④ 沈偉. 疇人傳及其續編研究. 碩士論文, 中國人民大學, 2009.

⑤ 張立. 從傳統到現代——中國科學文化史上的阮元.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5.

⑥ Edkins, J. The Introduction of Astrology into China. The China Review, 1886—7, 15(2): 126—128.

⑦ Pere Louis Van Hée. The Ch'ou-Jen Chuan of YüanYüan. ISIS, 1926, 8(1): 103—118.

⑧ 三上義夫. 疇人傳論一併せてVan Hee氏の所説を評す. 東洋學報, 1927, 16(2—3).

⑨ Yoshio Mikami. The Chhou Jen Chuan of Juan Yuan. ISIS, 1928, 11(1): 123—126.

年代,又有西方學者在 Isis 雜誌發表論文介紹和探討《疇人傳》及其續編的內容,作者指出阮元是“18 世紀末和 19 世紀初中國科學界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①。該期 Isis 雜誌的封面還採用了《疇人傳》(璣衡堂本)中的頤性老人像,將阮元作為封面人物。此外尚有許多外國科學史家曾對《疇人傳》各編有或多或少的研究。

三、《疇人傳》及各續編之版本流傳

自阮元《疇人傳》完成後,陸續有翻刻重印,並隨著各個續編的次第增補,版本的情況較為複雜,因此有必要簡要梳理一下《疇人傳》及各續編的版本。

(一) 嘉慶道光間正續編之刊刻

1. 琅嬛仙館四十六卷本

我們所見四十六卷本中,書名頁俱稱“疇人傳”,並以小字注明“揚州阮氏琅嬛仙館刊板”(見封圖一),此外各本在編排上也相同,均為阮元序、凡例、目錄、正文。然而所見各本中,附列于《文選樓叢書》中者,自無疑問,如所見國家圖書館、北大圖書館藏書;也有獨立存函,但前附有揚州阮氏《文選樓叢書》書名頁,以及叢書總書目,也能得知其來源,如我們搜集到的一種電子本,上鈐“金陵大學藏書”;也有獨立存函,而未附《叢書》信息者,如國家圖書館藏本、清華大學藏本。從所見而言,琅嬛仙館四十六卷本雖多見於《文選樓叢書》,但其應該先有單行本。刊刻時間仍有疑問。按照判斷古籍刊刻時間的通常方法,如單行本在書名頁或牌記頁有明確說明者,則按照其中的時間判定;如果未有牌記明確說明,或重印本新增序跋者,則按照書中所作序跋的最近時間判定;如果據雕版重印而收入叢書者,則依據叢書的刊印時間大致判定。但因古籍的現存形態不一,在實際編目工作中時常有為難之處。對於《疇人傳》而言,由於四十六卷本僅標注為琅嬛仙館刊刻,即便是不同版次《文選樓叢書》中所收錄的《疇人傳》正續合刊五十二卷本,其中《疇人傳》正編部分的版刻明確地顯示為“揚州阮氏琅嬛仙館刊板”,並且版框、內容均與四十六卷本一致,只是在卷首部分新增談泰“疇人解”而已。由此可見,琅嬛仙館四十六卷本的雕版應在較長時間內被重複使用。但由於版刻上並未明確標明出版年月,因此其刻書年代並不明確。

通常的觀點認為刻于嘉慶四年(1799),因為卷首阮元的《〈疇人傳〉序》作于嘉慶四年(1799)十月,並且阮元在凡例中明確指出“是編創始於乾隆乙卯(1795),畢業于嘉慶己未(1799)”^②。然而,在阮元弟子為他編撰的年譜《雷塘庵主弟子記》中記載,嘉慶二年

① Jonathan Porter.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ISIS, 1982, 73(4):530.

② 阮元. 疇人傳·凡例.

(1797)正月“始撰《疇人傳》”，又嘉慶十五年(1810)十月“又前與李銳商撰《疇人傳》，至是寫定”^①，從而又出現1810年編成一說。諸可寶《疇人傳三編》阮元傳中也依據《雷塘庵主弟子記》稱“嘉慶二年在浙，始與元和李茂才銳商纂《疇人傳》，至庚午(1810)歲，乃寫定”。^②

另外，根據阮元從弟阮亨在《瀛舟筆談》中的一則記載，也可以發現《疇人傳》確實在嘉慶間已經出版。阮亨稱“上元談階平泰作《疇人傳》(序)，乃文至書已成，遂不及梓，茲附錄於此。兄《疇人傳序》亦附錄於此。”^③儘管《瀛舟筆談》刻于嘉慶庚辰(1820)年，但阮亨在卷首中的記載可以說明此書編撰完成的時間，即“臣亨編《瀛舟筆談》既成，癸酉(1813)夏，兄蒙賜御製詩二集，伏讀庚午(1810)春勝聯句詩注內敘及近十餘年浙洋奉旨剿撫事宜，一切仰秉睿筭，紀載甚詳，因敬錄之，冠於卷首”^④。由此可知，至遲1813年，《疇人傳》已經刊刻出版，但仍不能證明其為1810年出版。由於四十六卷本中並無談泰《疇人解》，且阮亨記載及談泰序中均未提及談泰作《疇人解》一事，因此《疇人解》之作應當晚於1813年。同時，又新增一個疑問，即為何後來雕刻談泰《疇人解》時，未再刻其序？

這些矛盾或不明之處，學者已有所闡述。如傅祚華綜合阮元《疇人傳》、《雷塘庵主弟子記》、羅士琳《疇人傳續編》、諸可寶《疇人傳三編》、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等相關史料，以及容肇祖《學海堂考》、錢寶琮《中國數學史》及三上義夫等人的相關研究，詳加考證，並推測《疇人傳》編撰的想法始於1795年，1799年完成初稿，後幾經校勘，至嘉慶十五年(1810)方定稿出版。

又如對《疇人傳》有深入研究的王章濤，他在《阮元年譜》中，雖然根據阮元《疇人傳·凡例》、《雷塘庵主弟子記》等史料，而在相應年份作記載，並挖掘出阮亨《瀛舟筆談》記載談泰為《疇人傳》作序一事，說明《疇人傳》刊行於1810年。^⑤並在《阮元傳》、《阮元評傳》中，又提出一些新的證據，如通過考證焦循、李銳在嘉慶二年(1797)至嘉慶三年的行蹤，以此說明李銳並未參與《疇人傳》的初期編撰工作，而只是在嘉慶五年與周治平負責完善；提出阮元有意在《凡例》中明確撰成時間在1799年，是為符合他當時曾任國子監算學的身份；還研究了阮元搜尋宋元算學佚書的時間等，並據此再次論證《疇人傳》刊行於1810年。^⑥這些觀點具有一定的啟發性，但在一些方面也不免對阮元有所溢美，值得商榷。比如對李銳參與《疇人傳》前期搜集編撰之事的否定，則因為所勾勒的行蹤太過

① 雷塘庵主弟子記。

② 諸可寶. 疇人傳三編. 卷三. 阮元傳.

③ 阮亨. 瀛舟筆談. 卷首. 嘉慶庚辰(1820)夏, 卷七 23a.

④ 阮亨. 瀛舟筆談. 卷首. 嘉慶庚辰(1820)夏, 卷七 23a.

⑤ 王章濤. 阮元年譜. 合肥: 黃山書社, 2003: 528—529.

⑥ 王章濤. 阮元評傳. 揚州: 廣陵書社, 2004: 405—411.

疏闊而顯論據不足。又如談泰序這一證據，此序並未署年月，且阮亨《瀛舟筆談》中也未注明是何年月。即使根據阮亨對新增卷首的說明，也只能推知《瀛舟筆談》成書於 1813 年前。

當然，綜合其他證據來看，《疇人傳》四十六卷刻於 1810 年的可能性最大。除了上述證據外，我們通過內容分析也可以獲得一些相關線索。比如《疇人傳》及《疇人傳續編》中楊輝傳的差異。阮元在《疇人傳》正編卷二十二為楊輝立傳（見封圖五），僅涉及其《續古摘奇演算法》對古代 32 種算書的記載，並評論道：“輝所稱算書，十書而外，今無一存者。”但由於楊輝著作流傳自清代時，多有缺失，甚至到清中葉時連殘本也幾不可得，因此阮元等當時所撰傳記所據資料有限。然而，阮元後來又在新發現楊輝著作的基礎上，新作《補疇人傳》一篇，冠於《楊輝演算法》之首，收入《宜稼堂叢書》。羅士琳《疇人傳續編》中也轉錄此傳，但對評論略作改動，將第一人稱的語句改為第三人稱。新的楊輝傳增補了楊輝的字及里貫，稱“楊輝，字謙光，錢塘人”，並描述其《演算法》六卷的細目，以及楊輝為“田畝比類乘除捷法”作的自序。除了傳文信息較之前傳更豐富外，阮元還在評論中描述了發現楊輝著作的過程，即“輝所著書，載于《文淵閣書目》，訪之三十年，通人學士俱未之見。嘉慶庚午，余以翰林學士充文穎館提調官，於《永樂大典》中鈔得楊輝《摘奇》及□□□□（注：原缺數字）等百餘番。嗣督漕淮安，屬吾友江上舍鄭堂藩排比整齊之，然掇拾殘剩之餘，究非全帙也。頃聞蘇州黃堯圃主事丕烈得宋刊《楊輝演算法》，亟屬何君夢華元錫假錄其副，流覽一過，知輝於此學未云深造。”^①從中可以看出，阮元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楊輝著述百餘條的時間是在其任文穎館提調時，也就是在嘉慶庚午（1810）年；在漕運總督任上（1812）時請江藩整理。由此可以推測，阮元《疇人傳》中的楊輝傳的撰成時間或在 1810 年前。

又如《疇人傳》卷四十六蔣友仁傳，其依據的書目為《地球圖說》，出版於 1799 年。約 1760 年，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向乾隆皇帝進呈了一幅新的世界地圖，名為《坤輿全圖》，周圍附有解說文字與天文圖，介紹了哥白尼的日心地動宇宙模型、開普勒的行星運動第一和第二運動定律，以及太陽黑子、太陽自轉、木星衛星等諸多 17 世紀之後的西方天文發現。乾隆皇帝命蔣友仁翻譯，並令錢大昕協助潤色，但之後一直被封存。至 1799 年，錢大昕才將當時參與潤色的記錄整理之後，以《地球圖說》之名出版。阮元為此作序一篇，冠於卷首。同樣地，王章濤也指出，《疇人傳》卷四十二龔淪傳中載明傳主卒於嘉慶四年（1799）五月。因此推測，《疇人傳》四十六卷的主體內容大約完成於 1799 年。

另根據其中避諱字推測，四十六卷本《疇人傳》應當出版於嘉慶間，即道光元年（1821 年）前。我們知道，道光皇帝名為愛新覺羅·旻寧，按照慣例，道光以後的出版物中“寧”

① 阮元. 補疇人傳. 見《宜稼堂叢書》本《楊輝演算法》。